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詩毛氏傳疏

(一)

陳奐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毛氏傳疏

(一)

陳奂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重刊毛詩傳疏序

長洲陳先生碩甫氏毛詩傳疏。梓於道光之末。當時論者。謂其篤守西京家法。微言大義。粲然衆著。實有以集二千年來諸儒說詩之大成。顧其書行世稍晚。未及著錄四庫。私家譌述。闕焉勿彰。今國家景運中興。稽古右文。藏編競出。自光緒初元。南皮張香濤中丞。采列葩經書目。近復經吳縣常熟兩尚書。特疏進呈。仰承天語褒嘉。留儲中祕。於是名山絕業。昭然揭日月而亘中天。海內研經好古之士。莫不爭先快覩。惜版存陳氏家塾。流播無多。坊間亦未有別本。吾友徐君子靜。慨然集二三同志。命工倣寫。覆校翻雕。出而問世。予旣歎君用志之篤。服古之勤。更幸是書沾溉四方。從此家絃戶習。洵足以推廣朝廷崇獎經術。嘉惠藝林之意。卽質諸陳先生自敘所言。極畢生念慮。薈萃於茲。將以達治亂之原。懷聖賢之教。竣諸天下後世者。亦不無少裨焉。刊旣竣。爲綴數語於簡端。光緒九年十二月。後學仁和方德驥謹序。

詩毛氏傳疏後序

言詩者有四家。而毛氏獨傳。鄭君爲之箋。孔氏爲之疏。後人治詩。率題之曰毛詩。其實出入箋疏。兼綜漢唐。不盡主大毛公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有異毛鄭。至宋而新義日出。舊說幾廢矣。夫以意逆志。孟子嘗言之。和氣平心。網羅衆說。以求折衷於至當。未必無裨經訓。乃有自矜神解。務創新奇。如詩疑詩總聞等書。毋亦太不自量乎。我國家鉅儒輩出。務爲實事求是之學。接踵而起。超軼前代。洵千載一時之盛。然詩以毛氏爲宗主。兼習箋疏。其間不無異同。而競爲調停之說者。又復不少。揆諸夫子純如之訓。未能無間。然惟中吳陳先生碩甫。專治毛詩義。殫數十年之精力。訓詁準諸爾雅。通釋證之說文。引據賅博。疏證詳明。毛義彬彬於斯。爲最。潛研攷索之深。駕先儒而上之。洵毛氏之功臣也。青溪席丈冠甫。潛心古籍。博極羣書。尤精於經學。爲陳先生入室弟子。著有尙書古義。攷訂折衷。義精辭粹。實足補闕徵君。江徵君。王光祿所未逮。惜燬於兵火。喆嗣孟則明經。濡染家學。尤嗜陳先生毛氏詩傳疏。朝夕諷詠。朱墨交施。原刊尙有誤字。未經校改者。一一爲之校正。其用心頗摯。榮見而愛之。勸徐君子靜孟則明經同志。重付剞劂。氏并獨任校勘之役。孟則欣然允諾。榮復偕孟則息息讎校。以成善本。至疏中引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疏。據明北監本詩正義所引。皆作陸璣。則不事輕改。悉仍其舊。以識先生專門之學。至純至一云爾。光緒十年太歲在甲申孟夏之月。吳縣後學朱記榮懋之甫。謹識於白堤孫谿槐廬家塾。

敘錄

敘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櫟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六笙詩。尚存。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漢書儒林傳。不得其詳實。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閒出。三家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岐。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閒。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許叔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作箋。亦復閒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子雖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

兼習毛鄭不分時代

毛在齊魯韓之前鄭後四百餘載

不尙專脩

毛自謂子夏所傳鄭則兼用韓魯

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

簡深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樸昧沈研鑽極畢

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

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

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

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

爲探索久乃剷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

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

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

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宗毛詩義

也憶自髦飾聞脩趨承庭訓依奉慈規

父諱植與叔父樸季父格同產以樹德勗子世稱文章先生母趙安人

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

語擷取先秦之舊說纂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

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竣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長洲舊籍隸

崇明陳奐碩甫氏謹撰

凡例

凡寫字體，恭遇列聖廟諱，恪遵高宗純皇帝刊行武英殿五經，敬缺末筆，恭遇御名，恪遵聖諭，上一字敬缺，中點作𠂔，下一字敬改，中畫作寧。

凡詩有四，今以詩爲建首，而以毛氏傳別之，曰詩毛氏詁訓傳，詩是書之名，毛氏爲作傳人姓，別於齊魯韓三家。

凡全書初從校宋小字本，不減改字，後獲見原宋本，譌蹠脫落，難於依據，今其甚誤處，或從善本訂正，而宋本之舊誤，仍辨載於疏。

凡傳文中，驛入箋語，及脫句脫字，依據善本增補，若傳文中衍句衍字，及有疑義，皆不加刪削，惟表明於疏而已。

凡經傳相行通用之字，如關雎在河之洲，洲卽州之俗，而仍用洲字不改，不妨從俗也，疏中則表明之，如葛覃傳中貌字，葉石林鈔本釋文，皆從古文作兒，今疏中從古作兒，而傳仍作貌，所引之書，兒貌悉從本書，故字體不能畫一，此其大概也。

凡齊魯韓三家，與毛同字同義異字異義者，廣探之，其有不合者，辨證之，散見於六朝以後者，則從畧，凡後人所引傳文，意有增益，不足徵信者，不載。

詩毛氏傳疏目次

第一冊

序

後序

敍錄

凡例

卷一

國風 周南

卷二

國風 召南

卷三

國風 邶

第二冊

卷四

國風 鄘

卷五

國風 衛

卷六

國風 王

卷七

國風 鄭

卷八

國風 齊

第三冊

卷九

國風 魏

卷十

國風 唐

卷十一

國風 秦

卷十二

國風 陳

卷十三

國風 檜

卷十四

國風 曹

卷十五

國風 豳

第四冊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小雅 鴻雁之什

卷十九

小雅 節南山之什

第五冊

卷二十

小雅 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小雅 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小雅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第六冊

卷二十四

大雅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大雅 蕩之什

第七冊

卷二十六

周頌 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周頌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詩毛氏傳疏

目次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

卷三十

商頌

第八冊

釋毛詩音

毛詩說

毛詩傳義類

鄭氏箋考微

詩毛氏傳疏

卷一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疏）南國也。在江漢之域。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陽。諡周食采於周。故曰周公。當武王受命以後。與已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歌於大師。名之曰周南焉。先師金壇段氏玉裁毛詩小箋云。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宜在此。毛三十四章鄭始三十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疏）今本分章作五章。此從故言。陸德明釋文云。五章鄭所分。故正義云。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後放此是也。小箋云。各本章句在篇後。孔穎達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爲題書於前。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疏〕總論全詩風以文王詩爲始。關雎風始。鹿鳴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廟頌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總論二南。文王受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雖行王者之事。猶循諸侯之職。二南同風也。是以關雎。逗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疏〕總論關雎。論語八佾篇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孔子論詩序無不合。釋文沈重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序之所本也。毛公作。然則毛詩真得聖人之傳者矣。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揚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方丘韓詩章句。並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簪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

111

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妃在父母家有如也揭雄方言云美心為窈窕狀為窈窕釋文引王肅述毛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張揖廣雅窈窕好也又窈窕深也蕭統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韓詩章句窈窕貞專貌兮傳云義在相稱淑釋文述本亦作仇仇老韓奔同說文傲善仇作逖傲古文傲之初淑古淑訓公羊傳云女義其通淑淑釋文述本亦作仇仇老韓奔同說文傲善仇作逖傲古文傲之初也親迎于渭言聖之相配也即此云嘉配耳大明傳文定厥祥言姑文傲善仇作逖傲古文傲之初也親迎于渭言聖之相配也即此云嘉配耳大明傳文定厥祥言姑文傲善仇作逖傲古文傲之初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幽雅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寐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傳】服思之也悠思也【疏】參

說文木部引詩作參差爾雅釋草善接余其葉淺釋文若本亦作荇說文作荇接說文作荇顏之推家訓書證篇篇皆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莖與水深淺等大如絞與求同其字作流酒浸之為菹肥美可案酒其華蒲黃色可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莖與水深淺等大如絞與求同其字作流其意為求此古人假借之法也凡依聲託訓者例此爾雅釋言流求也釋詁云爾者流讀與求同其字作流詩或用釋詁文訓流為擇與下章采之聲託訓者例此爾雅釋言流求也釋詁云爾者流讀與求同其字作流紀有義召南采芣助祭則知荇菜亦以事宗廟公侯如此乃能共荇菜不備庶物此王后共荇菜備庶物也○荇

釋猶暗訓覺寐猶昧訓寢求求此善女也蓋謂求三夫人九嬪以下賢女與傳義異也服思憂韻傳以思之釋經之服寢寐思之猶云寢寐求之也則經中思字爲助詞無實義漢廣文王傳皆云思訓也思爲句首句末之詞又爲句中詞悠思釋詰文重言曰悠悠爾釋訓悠悠思也釋文輒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則輒始見於呂忱字林古詞展必矣說文展轉也今隸變作展廣雅展轉也釋文輒本亦作展呂忱從車也展與轉同義展轉又與反側同義重言之者思之甚至不安斯寢此所謂哀而不傷也正義引王肅云哀窮窮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傳】毛擇也窈窕

淑女鍾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疏】荇傳采取也傳例則不限於首見也經言琴瑟友之有之有樂之樂讀如喜樂之樂於琴瑟言友於鍾鼓言樂互詞○毛者現之假借字玉肅引詩作左右親

擇字同義擇若苗禮記少儀篇爲君子擇瑟義相近鍾當作鐘今經典通作鍾傳云鍾鼓之樂者此樂讀爲禮樂之樂鍾鼓爲樂則上文琴瑟亦爲樂琴瑟常御鍾鼓非恆設故傳以有鍾鼓爲德盛實以互詞

也凡樂琴瑟在堂上鍾鼓在堂下關雎爲房中之歌則燕樂有鍾鼓○案宜以琴瑟友樂之釋琴瑟友之句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釋鍾鼓樂之句蓋漢初經與傳本各自爲書傳箋不分久相雜廁複經之句每任意刪去有在本句下者其文易明有不在本句下者其理難曉易明者仍之而此

不難曉者隨文移改令詩節次昭然共喻學者知非毛氏之舊而已全詩放此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句

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萋萋茂盛貌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傳】黃鳥擇桑也灌木聚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疏】案此

